

2005

鏡魂

Wing Wah KWO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郭詠樺 (2005)。鏡魂。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1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CHI 301 指導論文
文學創作

【鏡魂】

指導老師：王璞博士
姓名：郭詠樺
學生編號：1000215

香港嶺南大學 2005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王璞博士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借寥寥數筆，致以衷心的謝意。

學生：郭詠樺

日期：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目錄

- | | | |
|----|--------|------|
| 一、 | 謝辭 | p.1 |
| 二、 | 導言 | p.3 |
| 三、 | 正文【鏡魂】 | p.5 |
| 四、 | 後記 | p.37 |

導言

「魔鏡魔鏡，世界上誰最漂亮？」

「魔鏡魔鏡，世界上誰最漂亮？」

「魔鏡魔鏡，世界上誰最漂亮？」

有一次乘搭西鐵途中，坐在對面有一個大約三、四歲的小女孩，拿著一塊小鏡子，模仿著以上對白：「魔鏡魔鏡，世界上誰最漂亮？」，我看著這個情景覺得很眼熟，會否我小時候也曾這樣做過呢？這當然已不可稽考，但這一句話相信無人不識，它出自家喻戶曉的童話故事〈白雪公主〉，可能我們會忘記七個小矮人的名字，但邪惡後母的說話，長大了的我們卻仍然深深印在腦海中。本故事要研究的不是後母(女性)的愛美心態，而是圖畫書中那面鏡子。

在決定以「鏡子」為題材之前，我特意搜尋一些有關鏡子的書，其中一本名為《鏡子的魔術》，我看完了，我覺得這本書挺有趣，它介紹了鏡子起源、歷史、發展等等的資料，但是我知道我的功力不足以寫一個有關鏡子的歷史故事，後來我靈機一動，我想魔鏡之所以為魔鏡，是因為它和人是很近的，因為我們將鏡視為「魔」，是因為我們將自己劃為「人」，與鏡子作了人魔之分，加上我在書中讀到「鏡子詞源」，知道中西方都不約而同將鏡子視為觀察自我、認清自我的工具，這都顯示了鏡子與人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由此我便想到，鏡子既能幫助人們認識真我，那麼它可以謂是最清醒的了。如果一面鏡子真的有生命，被賦予過百歲壽命的話，它將會看破紅塵中的多少事？本故事其中一條線，便是以「鏡」e714342 作敘述者，以其角度所看到的生活小事，

側寫一對夫婦的生離，同時亦借「鏡」對之前一位女住客的回憶，埋下另一主線的伏筆。在這條故事線中，多寫男女（夫婦）的對話、相處情況，藉此顯示鏡子的客觀、疏離的位置。

本小說既名為〈鏡魂〉，除了「鏡」部份以外，當然亦有另一主線「魂」。此線以一個女作家阿喜作敘述者，寫一對夫婦的死別，是女子對丈夫思念成狂的故事。女作家迷信丈夫的魂魄被魔鏡攝去，但事實上丈夫逝世的影子在她身邊陰魂不散。就算她搬了家，打碎了定情鏡子，她仍然以為丈夫會死而復生，仍然和她一起生活，逐漸將子虛烏有的東西，甚至把自己也當作是死去的丈夫。在這條故事線中，夢境和回憶穿插其中，突顯女主角的紊亂情緒。

〈鏡魂〉這個名稱既可代表「鏡」部份，也可作為「魂」部份的概括。於「鏡」部份而言，鏡魂便是主角，即敘述者的名字；於「魂」部份來說，鏡魂是鏡中攝去之鬼魂，是她的丈夫，故事一直發展下去，鏡魂後來成了一種象徵，由丈夫（實質之「魂」）成了阿喜自己（陰「魂」不散的心理）。

兩條主線以交叉方式發展，每一章節均與浴室的鏡子緊扣，希望能突出小說的題旨。若要將兩條主線再重新拼合，亦可視作兩個獨立的故事閱讀。

鏡魂

鏡(一)

早晨的天氣特別溫暖，窗外的麻雀在叫，很吵。女子醒來了，她的頭髮蓬亂得很，她撐著惺忪的眼睛，拿著牙刷，對著我露齒而笑。

女子習慣把水龍頭開得很大，弄得水花四濺，這樣她的精神便頓時抖擻起來。她把水潑向臉龐，用毛巾稍微抹一抹便昂起頭，一副昂昂然的樣子。

女子走出浴室後，我只聽到廚房傳來食物下鍋的聲音，不久就有一股炒麵的香味隱隱約約的飄來。我知道炒麵應該是挺美味的食物。

「你起床了吧？噯，快點刷牙洗臉。」女子向男子說。

五秒後，女子嬌嗔地說：「你不要偷吃……你很不衛生……快點刷牙啊！」

「不要緊啦，一會吃東西也會弄髒牙齒吧！」男子機靈的說。

「不可以啊，快點快點快點……你今天要上班的哦，還不快點？」女子口氣中不無帶點命令的味道，男子乖乖就範，走進浴室。

男子刷過牙洗過臉後，開動鬚刨，把嘴唇上短短的鬚剃去。他溫柔地撫摸自己的下巴，流露滿意的微笑。

女子走進來，從後環抱著男子，踏著雪白的腳板，她緋紅的臉蛋往男子的下巴摩娑。女子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對著她的丈夫，也對著鏡中的他說：「今天你的鬚

刮得挺乾淨的。」說完，女子翹起嘴唇，成了一個拉闊了的「U」字，臉上泛起深陷的梨渦。

每天早上，這對夫婦都做著重複的動作，也許他們是幸福的。

我是 e714342，我不是人，我是藏於鏡子的靈魂。告訴你，我們鏡魂的生命很長久，不論是男是女，都需要我們，所以年青如我，都已活上好幾百年了。人們不能看到屬於自己的整個生命歷程，他們不能看到自己的出生，不能看到自己的死亡，然而，我們卻可以。報紙上說「未成年少女產子」或「女子情場失意割脈自殺」，往往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洗手間，這是我們最常棲息之地，於此我們看到人們所不能看到的。也許是因為這樣，很多人迷信鏡子會攝去他們的魂魄，我們鏡魂便成為恐怖片集的主角，登上大銀幕，這又使更多人有所錯覺，以為我們有著神秘的、超乎自然的力量。其實著了魔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

鏡魂並不會有多餘的感情，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作為鏡魂，美其名是鏡子的守護神，實際上，我們的職責只是照出人們原來的樣子，他們笑，我們也要笑；他們難過，我們免不了也要難過。我們並沒有生殺大權，不能操縱萬事萬物。

這值得慶祝還是應該惋惜？

我藏在這面鏡子已經二十年了。這是一面全身鏡，沒有傳奇的身世，沒有光榮的出處，這只是一面普通不過的鏡子，現在的主人是一男一女，他們應該是一對夫婦吧！他們的洗手間都挺整潔，牙膏、牙刷、毛巾都放得井井有條，護膚品和鬚刨也各有各的陣地。我想，他們的感情也應該不錯，至少我並沒有聽過他們的嘈吵聲，有的只有浴簾後面歡愉的拍水聲。

其實一開始，這對夫婦並非我的主人。我在這間屋子的歷史比他們還長。這間屋子曾多次易手，經過數次翻新，沙發都換了好幾次了，牆壁的顏色都不同了，不

過到最後，只有我還在這裡。若這面鏡子不被打碎的話，我大概會變成一面古董鏡子，看著不同年代的人出世然後退去，加一點神怪色彩，我或許會成為世人驅邪的對象。

我心裡慶幸，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能夠在這面鏡子棲息，當中沒有太大的事情發生，我並未令人們對這面鏡子避之則吉，我仍然能夠照出人們的喜怒哀樂。

魂(一)

早晨的天氣特別溫暖，我隱約的聽見窗外的麻雀在叫，很吵。我被牠們吵醒了，我發覺我的身子剛剛壓著你的手臂，但你卻依然輕輕的打著呼嚕，就像小孩子一樣，我不自覺的對著梳妝台的小鏡子笑起來。

我勉強撐著惺忪的眼睛，拿著牙刷，然後把水龍頭開得很大，弄得水花四濺，我的精神便一下子抖擻起來了。我把水潑向臉龐，用毛巾稍微抹一抹便昂起頭，我發現自己最近那兩個黑眼圈已經減退了一點點，真好！可能近來睡得比較好吧！

我到廚房弄早餐，和平常一樣，我開了火煮炒麵，那是你最喜愛的食物，那我暫時當起一個「家庭煮婦」吧！我記得你說過，你小時候媽媽最愛弄炒麵給你當早點，直至長大成人，你的口味還是沒有改變。

我聽見客廳中有拖鞋的聲音，我在廚房裡拉開嗓門，對你說：「你起床了吧？愛，快點刷牙洗臉。」

外面沒有動靜，我走進客廳，看見你徒手抓起碟上的炒麵放進嘴裡，我禁不住說：「你不要偷吃……你很不衛生……快點刷牙啊！」

「不要緊啦，一會吃東西也會弄髒吧！」你機靈的回答，就像聰明的猴子。

「不可以啊，快點快點快點……你今天要上班的哦，還不快點？」我裝作軍隊的司令，滿正經的，你乖乖就範，走進浴室。

我將筷子放得好好的，怎麼磨蹭這麼久也不出來呢？我好奇的踏進浴室，我從後環抱著你，我踮著腳，我把臉湊近你，往你的下巴摩娑。我說：「今天你的鬚也刮得挺乾淨的。」說完，我不經意的笑了笑，你也笑了。

我叫阿喜，歡歡喜喜的喜。

從我在這世界出現開始，我便喜歡字，不是英文字，不是數字，而是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方塊字。

我不想將甚麼「命定」觀強套在我的人生之上，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是很迷戀文字，愛看愛讀愛寫。打從五、六歲開始——那是美好但湮遠的歲月，我便喜歡寫東西，也許是基於潛意識的虛榮心，小小年紀的我，已懂得利用文字，來博取老師的讚美，可惜即使我的作文被貼堂也好，在班上閱讀也好，甚至在徵文比賽勝出也好，我家裡的人都好像不當一回事似的，他們看著我的文章，板著一張張撲克牌一般的臉，沒有稱許、沒有批評、沒有反應。我想，我是寫得不夠好，你們才這樣麻木吧！我下了最大的決心，我寫很多小說，我寫很多散文，一直拚命的寫，好的、壞的、被選中的、被退下的，我也會收集下來——我立志要做一個作家。

十多年後，我竟然達成了這個小小的卑微的志願，我終於成為一位作者。我從

來都不相信命運，不過有一些事的確很難去解釋。若果我不從事寫作，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工作適合我。

遇上你，也許又是命運的安排。

那是一個灰濛濛的陰天，我在街上閒逛，不知不覺我走到一間古董店前，我的目光被櫥窗中一面小鏡子吸引住了。那是一面銅色的小鏡子，它的柄子短短的，像小女孩的玩具。我望著小鏡子出了神，突然有一個男人拿起它仔細端詳，他的左手中指有一枚閃亮的戒指。我站在玻璃櫥窗前面，心裡哀求男人不要看中那面小鏡子。我的眼一直監視男人的一舉一動，我的心呼呼地跳，快跳出來了，「千萬不要買下啊！」當時我心裡想著這一句話，差點就從口裡溜出來了。事與願違，我隔著玻璃，看見男人的手伸進口袋裡，手執錢包，小鏡子被他買走了，我眼睜睜的讓小鏡子永遠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如是者過了好些日子，我漸漸忘懷了「得不到」的傷痛，那面小鏡子亦無可避免地在我的記憶裡褪了顏色。

因著洽談稿約的問題，我要到出版社一趟。我到了一幢商業大樓，我踏上扶手電梯，我環顧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我的心不由得有一點點怯。前面是一個高大的男人，穿著恤衫西褲，很普通的一個人。他的手戴著一隻戒指，我覺得這隻戒指很眼熟，猛然想起古董店的男人，那個奪了我所好的男人。那隻粗粗的戒指有一粒黑色的寶石，我不會認錯的。我看一看手錶，發現還有時間，於是決定跟著他。走到扶手電梯的盡頭，那裡有數部升降機，男人慢慢地走進其中一部，我也從後跟縱他，他好像沒有發現我。我跟他走進升降機，門徐徐關上，他的左手按了「8」字，那是出版社的樓層，想不到他是出版社的職員。到了八樓，接待處的人都親切地向他打招呼，其後他一直步入出版社。接待處的女職員請我在外面等一下，我只好坐在沙發上，等待機會，看看小鏡子會不會在男人的辦公室裡。

原來，那個男人是出版社的編輯，後來我們戀愛了，然後他成了我的丈夫，也就是你。我終可以得到那面小巧的鏡子。由此我更相信命運，雖然這太像電視劇的老套橋段，但我還是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一開始就註定了，想逃也逃不掉。

鏡(二)

現在新搬來的是一對開朗的夫婦，雖然他們的樣子很平凡，但卻很恩愛。女的很喜歡照鏡子——那是女人的天性，她對著我的時候總是含著笑的，那是真正發自內心的笑，我們閱人無數，不會看錯的。

看！她又來了，她接了一個電話之後，就走進浴室，她預備要出去，所以要洗澡裝扮了，這是她的習慣。

女子習慣拉上浴簾，雖然只有一個人在家裡，她也會做足安全措施的，將浴室的門鎖上，又把膠造的浴簾拉得像密不透風似的，就和普通的女人沒有分別。

女子出來了，她趕快的穿上衣服，她長長的頭髮濕透了，還滴著水。她拿梳子在我面前理順頭髮，我想起清朝的女子，由丫環幫她們梳髮髻，飄著一點點檀香味，現在我也聞到這一種清新的古典氣味，現代人真好，用很少很少的洗頭水就能喚起別人千古前的回憶。

女子拿起風筒，要把及肩的長髮風乾。她插上插頭，開動風筒，她的頭髮隨暖風揚起，她一面把弄著頭髮，一面哼著不成歌的調子，一副輕鬆的模樣。吹乾了以

後，她用橡皮圈隨意綁起了頭髮，又用髮夾夾起長長的髮絲，挺整齊的。然後，她在我面前塗藍靛色的眼影，足足有五次之多。她眯起左眼，又合上右眼，然後就抹掉原先的眼影，塗上孔雀藍色的眼影。塗過這些眼影，她發覺自己並沒有成為孔雀，她再一次眯起左眼，又合上右眼，她感到很不滿意，她細心地抹走孔雀藍，在「調色盤」裡猶豫了良久，終於選了粉紫色。她重覆做著之前的動作，最後，她塗上藍靛色的眼影。這是她最初眼臉上的顏色。

然後，她又再一次變成魔術師，手指握著眼線筆，把自己的單眼皮畫成雙眼皮，兩隻眼睛有了放大的效果，看起來的確精神一點。然後到嘴唇了，她把粉紅色的唇彩塗上，她的嘴巴頓時豐滿起來。她抿抿嘴唇，對著我笑了笑，她感到很滿意，便走出去了。

看到女子如此細心打扮，我想起從前一位女住客。

她是一位作家。

五年前——亦即是新世紀來臨的那一年，這位女作家搬進來，她獨自居於這間屋子裡。初初搬來的時候，她的眼睛是永恆地水汪汪的，我覺得她是一個憂鬱的人，因為她一個人住，我無法旁敲側擊，得知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的身體很雪白，她的骨骼很柔軟，她的身體單純而美麗，她像是塵世裡的白雪公主，粉雕玉砌，晶瑩剔透。她也常常照鏡子，她好像很喜歡鏡中的自己，常常仔細的端詳著臉上的每一個細胞，有時甚至在我面前撫摸自己的身體，猶如撫摸一件藝術品，或許這樣能撫平她的心靈，但她有時照著照著，望著自己的樣子就哭出來了，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她是一個不快樂的人。

直到黑夜降臨，女子才和男子回來，我又聽見他們的笑聲。幸好他們的生活是

愉快的。

魂（二）

昨晚我睡得不好，我的黑眼圈益發增大，眼睛裡留白的地方，都變成紅色，我彷彿聞到血的腥味。

我泡了一個澡。水龍頭的水聲很吵，我踏進長方形的浴缸，彷如闖入棺材一樣，這樣，我便和你接近一點。

浴缸的水很燙，我的皮膚都變成粉紅色。我浸沒在泡泡中，沒有任何希望。

我走出浴缸，站在鏡前，鏡子起了霧氣，朦朧一片。我看到我的頭髮、我的臉容、我的身體、我的手腳，都蒙上純白的輕紗。

我柔柔的用手指撫摸自己的身體，從我的頭髮開始，一直到我的臉、我的頸、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乳房、我的肚臍，如像教徒觸摸聖潔的神像，虔誠而小心翼翼。教徒誠心懺悔。神像感動流淚。那是天使般的圖畫，象徵新生與希望，我看到我的頭上隱現一圈光環，它漸漸縮小，落在我的左手無名指，牢牢的套住了。那是鑲了黑寶石的戒指，我終於按捺不住，哭起來。

白色的紗漸漸褪去，只剩下我赤裸的軀體。我開了屋裡所有的窗，我的心臟很痛，痛得我的身體直發抖，我坐在電腦前面，螢幕的檔案空白一片，我用力地在鍵

盤上打著無名的符號，屏幕忽然間浮現了奇異的字：「室才床堵好者戊肘鈕曼吟十
9 『媻疹戶疹峙景青尖旺公豈峽托岷少刀 ㄟ良園旭宗囉犬系付光付少青吳炙允付岐
儿戎巾崖狠乎李白仔允存守叮吋俐名陳人夫手」，不死咒語出現了，我含著眼角的
淚，不讓它們弄濕我的臉，但它們還是流下來了，我的手指也中了降頭，不能控制的
打出一下一下均勻的節奏，隨著噠噠噠噠的聲音，我的雙手愈益亢奮，它們像吃了
迷幻藥一般，一直打一直打。

天氣很悶熱，天空滿佈密雲，我走到窗前，憑窗眺望，我看到外面有無數的昆
蟲屍體，滲出靡爛的深紅色的血，流向大地。我太清楚了，到了春天，昆蟲會死而
復生，飛到木棉樹上，附在鮮紅色的花瓣，找尋英雄的靈魂。

那真是世上最好的風光。

頃刻間，窗台滴滴嗒嗒的聲音不絕於耳，我的身體很冷，我穿上毛衣，我重回
到電腦前，我的手指仍然瘋狂的踏著絮步，繼續打我的稿子。

鍵盤冷冰冰地打著拍子，我的指頭在鍵盤上徘徊，方塊字徐徐浮現在電腦螢光
幕上，我的眼感到莫名的刺痛，但我的手指還在動，我知道你在這裡，我正在重複
做著你的動作，那是我對你的哀悼，唯一的哀悼方式。

鏡（三）

「吃吃吃吃……」那是男子低沉的笑聲。

「不要……哈哈……不要……哈……不要……」女子帶著笑說。

男子抱著女子，像澳洲的樹熊抓住樹幹一樣，他寬闊的胸膛緊緊的貼著女子的背，他突然拿起架上的化妝品——那當然屬於女子的，要往女子的臉上畫。他的手使勁捏著女子闊闊的臉蛋，女子掙扎了一會便沒有動了，乖乖的投進男子的懷裡。男子用眉筆替她的眉毛塗上色彩，又在她的左邊臉上畫了一個太陽，右邊臉上畫一彎月亮，然後他認真的對女子說：「我去上班的時候，你不要胡思亂想哦！我日日夜夜都陪著你。」

女子莞爾，她沒有作聲，只是笑得很笨似的，她是來不及反應過來吧，她只懂吃吃地乾笑，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良久，女子才吐出一句話：「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這句話很熟，好像在哪兒聽過呢？

男子回答說：「才不是呢！也許前生已註定了。」

女子一聽，笑得更燦爛了，像太陽底下盛放的向日葵。一段感情裡，心愛的人都會變成太陽，自己就是地球，每一天圍著他在公轉。

看到女子的笑容，我又禁不住想起女作家，她的生活中好像從來都沒有晴天，從我一見她開始，敏感如我，也感受不到她心裡有快樂存在，即便她肆意的笑，發出哈哈的笑聲，她的臉頰卻仍然繃得緊緊的，她的心好像死了一樣。雖然我在這世上好幾百年了，但直至女作家離開，我還是弄不清楚要經過怎麼樣的事情，人才會變成這樣。

魂（三）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你對我說。

我沒有回答，你也沒有再說甚麼，你的臉漸漸淺淡了，直至虛無。

四周黑漆漆一片，你像霧散一樣不見了。

窗簾透出的陽光很暖，這個夢應該要完了，我應該說服自己，醒來應該是新的一天。

我拿起梳妝台上的小鏡子，坐到床沿，我看到穿著睡衣的你走進來。

「起床沒有？」你一面用上身壓著我的肚子，一面用手掀開被子。

我閤著眼，裝作仍然睡得甜甜的，心裡盤算著你會怎樣做。過了一會兒，我仍然感到肚子上的體重，並沒有減輕過。我眯起眼窺看，你竟然睡著了！我移動了身子，你沒有動。我推開你，你沒有動。我用旁邊的枕頭拍打你，你沒有動。我呼喚你的名字，你沒有動。我哭了，你沒有動。我送你到醫院，你沒有動。我用泥土埋在你的眼睛上，你始終沒有動。

你沒有動。

你死了。我再一次看著你死了。在我的面前。

鏡（四）

不知道有多少天了，也許我們是缺了點時間觀念的，但我也漸漸明白，回憶，其實是一面鏡子。有時候，這面回憶的鏡子是一面哈哈鏡。拉長。縮小。搓圓。壓扁。小孩子總愛站在哈哈鏡面前，擺著各種的姿態，看著自己的身體被壓縮成更小的小矮人，或被膨漲成格列佛的巨人，總被鏡中的自己逗得開懷大笑，只是小孩成長以後，卻不再喜歡哈哈鏡。也許，鏡子承受太多失落的回憶，成年人不敢面對。也許，成年人不再相信童話，明白小矮人與大人國都不是真實的。成年人對著哈哈鏡，不能打哈哈，只能夠擠出臉上一道苦澀的弧線。

有一天，我的女主人把一頭長長的頭髮變走了，連見慣大風浪的我，都有點不習慣，更何況是每天都對著她的人。

「為甚麼你把頭髮剪得這麼短？」男子一邊漱口，一邊問他的妻子。

「不好看嗎？」女子反問他。

「你不如還是留長髮吧！」男子說完，吐了一口水。

「我喜歡短髮。」

「你長髮的樣子好看一點嘛！而且我喜歡女子留長髮。」男子拿起掛勾上藍色的毛巾，漫不經心的抹了抹嘴巴上的牙膏泡泡，然後開了水龍頭，嘩啦嘩啦的。

「我留甚麼髮型與你何干？我就是喜歡短髮。」女子有點光火。

「你從前的頭髮長長的，挺好看啊！認識你的時候，我也是被你的長髮吸引的。為甚麼要改變呢？」男子說著，將毛巾揉成一團，大力一扭，冷水散落在洗手盆上。

「你這樣說是不是代表你只是喜歡從前的我？你說是不是？你說啊……」女子的嗓子帶點挑戰的意味。

女子見男子沒作聲，就帶著哭音的說：「我現在甚麼都不好……甚麼都不好，現在我變舊了，就甚麼也不好了……」女子哭了，我在浴室都聽到她的啜泣。

男子說：「那怎麼會呢？當初是我追求你嘛……」男子有點不耐煩。

女子還未待男子說完，就走進浴室鬧起來：「這又怎樣呢？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女子開始有點歇斯底里。

男子沒有再說甚麼，便頭也不回的開了大門走了，走時還穿著睡衣、撻著拖鞋。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男子在想。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女子在想。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我好像在某處聽過……我記起了，那個女作家也曾說過這一句話，我眼巴巴看著她，她望向鏡中的自己說：「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

那是我唯一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我曾一度以為，女作家是不懂講話的，後來我知道了，她不是啞巴，她只是一個孤獨的人，那樣我也安心一點。

魂（四）

熹微的日光匆匆而出，現在是早上七時。

我打了整晚稿子，耳邊一直響著秒針運行和鍵盤的聲音，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聲音輕輕重重的，我聽著聽著思緒不由得紊亂起來，我知道我很不清醒。我往浴室洗一把臉，冰水很冷，水龍頭的聲音低迴，我的臉一直沉下去。我在水中睜開眼睛，隱約覺得有一道光在我的臉上停留。光線與冷水混在一起，水溫高了一點點，我的臉也放鬆了一點點。我聽見鳥的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昔日在遠處呼喚著我。在哪兒？

我抬起頭，看見玻璃鏡中有倒影，鳥在飛，女孩在跑。

我還未回過神來，突然有一把聲音在我的耳邊掠過。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那是你的聲音。我記得你跟我說過。那時我們還未結婚。

那時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我只害羞得低下頭，沒有作聲。你沒有再說甚麼，曾經我也以為這只是一時的甜言蜜語，但最後你走得無聲無息，連一字一句也沒有留給我。後來，我終於追溯到你離去的原因了，我想起你對我說的一句話，那是你我共同的回憶。我清楚知道，一定是因為我的怯懦，因為我的欲語無言，你沒有取得答案，所以你要走了，甚至以死亡來報復我。就是因為我，你永遠湮滅了，你的臉慢慢在鏡子中缺了光彩，褪色了淺淡了，直至虛無。

好！那我現在回答你：「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我對著鏡子，我感到逼人的涼氣從我的背湧上我的頸、我的頭，我知道你

站在我的背後，我雖然看不見你的臉，但我知道你在這裡，我想你一定會聽到我這句後悔的話，一定會的。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那是我對你的補償。

其實那一年，是我先注意到你的，你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這才是我應該對你說的話。所有事情可不可以重新開始？你可不可以回來？你可不可以原諒我的猶豫？

鏡（五）

後來，男子回來了。他們好像不再執著那一句話，他們又是從前那對相襯的夫妻，一切都重新開始了。

每天早上，男子總是比他的妻子遲起床。這是不是人類的習慣呢？每一個早晨，男子總會等到早餐的氣味已經傳到他的鼻裡，才會正式起床，有時候甚至等到咖啡都涼了，才吃早點。每一天，女子都會很用心煮早餐，就算要清晨醒來熬一碗雞粥，她也沒有怨言。

當然，男子有時候也挺細心的。

剛才，他就破例的比女子早起床，他很快就刮掉了幾天滋長出的鬍子，還噴了

妻子送給他的古龍水，他的樣子很自豪，好像小學生成績表上有了「A」一樣。

現在他正在煮早餐。我聞到的是一陣食物燒焦的氣味。

客廳好像再也沒有聲響。過了不久，我看見女子了。她起了床，一定是男子喚醒她的。她的頭髮依舊蓬鬆，她的眼睛依舊惺忪，但她的心情好像很快活似的，就連洗臉刷牙的動作也輕鬆起來了。

一切都回復正常，其實兩個人的世界會否好一點？起碼電視開著的時候，是因為有人陪你看。

我又不禁想到那個女作家，她的作息時間好像都沒有規律——她有時一大早就起床，有時到了下午「都市閒情」播放的時候，日上三竿才醒來。我所以知道那時候的電視節目是「都市閒情」，是因為女作家一直開著電視，當然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她的人並不在客廳裡，即使在客廳裡，她也是默不作聲的，而且電視的聲浪很大，大得我在洗手間裡也聽得一清二楚，連「男親女愛」、「十月初五的月光」的結局我也知道，這些連續劇陪伴我渡過每一個孤寂的晚上，也多虧她。

只是，現在我再也聽不到男女演員的對白了。

其實我應當額手稱慶，因為我的主人是一對很普通很普通的夫妻，他們的生活很平淡，但卻幸福。我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會擁有他們的愛情結晶品，他們會生一個、兩個小孩，他們會手抱著牙牙學語的兒女，在鏡前，那一定會是一幀溫馨的家庭生活照。我們鏡魂看盡了人生的悲歡離合，到底還是喜歡隔岸觀火——隔著透明的玻璃，靜看人們鬧哄哄的燃起生命每一團火焰，起初由一個人點起火種，然後他／她會帶來另一個人，繼而又會有一些人加入，火把愈來愈盛——生活的火花就這樣薪火相傳下去。

女子放滿了一缸暖水，水嘩啦嘩啦的流瀉，就像平常一樣。我聞到肥皂的香味，在浴簾後面，女子又輕輕的唱起歌來，唱起了如夢似幻的泡泡，我看到她滿心歡喜地浮在肥皂泡中，回到悠遠但美好的孩提時代，她憶起童年時那隻在泡泡裡的黃鴨子，憶起媽媽幫她洗澡的情景，憶起那時唱遊的兒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太陽像個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掛……」

「你出來了嗎？」男子在門外大喊。

「快了。」女子同樣以高聲回應。

女子從記憶回到現實，迅速穿好衣服，把弄著頭髮，拿起架上的眼影，預備塗抹在眼瞼上，她的精神十分集中，全神貫注，塗完了，她黑黑的眼睛發著晶瑩的光，好像從來也沒有看過自己這副美麗的模樣一般。

魂（五）

我睡不著。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我隱隱覺得你今晚會回家，我有預感。我要等你回來。

清晨的風從窗縫裡竄進來，我感到一陣電擊，我步出陰冷的浴室，我又坐在沙

發上，開了電視，電視播著陳年舊片，我看著看著，我不知道電視台播放的是順叔好姨陳積楚留香陸小鳳仙鶴神針變色龍新紮師兄大運河還是天蠶變再與天比高(也許我會喜歡魚樂無窮)，我只知道我不自覺睡著了。

原來電視是我的安眠藥。我睡了整整兩天，天昏地暗的。

醒來，是人間何世。

電視的聲響不絕於耳，它正播著每年一度的盛事，普天同慶萬世歡騰，不知名的人在說著不同腔調的普通話，殷紅色的旗幟象徵殷紅色的希望，夜晚還會放煙花呢。我看著電視畫面，這時正播映著回歸的回顧，看著看著，我愣住了，你是在那一年騷動的春天死去的，你錯過了，你沒有機會看到查理斯流淚的樣子。

你會否暗自嘆息呢？

天亮了又黑，天亮了又黑，天亮了又黑……我一直在沙發上坐著，你一直沒有回來。

慶典已經在數天前結束了，你在哪兒？你在哪兒？我流淚了，我記得你曾承諾不會讓我哭的。你看到我哭了嗎？我使勁地嚎哭，我的眼淚一點一滴在睡衣逗留，水點漸漸分散，像那晚燦爛的煙花，你都看到了嗎？

鏡（六）

我聽到鑰匙囁囁的聲響，男子回來了，女子本來正在洗手的，也忙不迭去開門。

男子一個箭步走進浴室，沒有說話。他恣意地在我面前扯開領帶，解開了恤衫的袖扣，將衣袖摺了好幾回，露出粗壯的手臂。

「你為甚麼這麼晚才回來？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做嗎？」

「……是的……我很累啊！我的肩膀很酸軟……」男子說著，一面用拳頭捶著自己的肩頭，發出奇怪的聲響。

「來……讓我來吧！」女子在男子的身後顯得很嬌小，她幫男子按摩，有節奏地捏著他的肩膀，男子的雙眼眯成了兩條線。

浴室裡的燈彷彿柔和了，室內瀰漫著戀愛的氣氛。

「你洗澡後，便出來喝湯吧！我溫了湯給你。」女子體貼的說。

我很久沒有聞到熱湯的香味了，真期待！從前那位女作家並不會煮湯，我過了好些乏味的日子。

五年前，幽幽的她搬進來了，沒錯，她有烘爐，但我卻從來未嗅過蛋糕曲奇的香味。她好像沒有朋友，至少沒有可以請回家坐的朋友。在她入住的時候，一室空洞，我說的不是她的家居擺設，而是整間屋子的氣氛。

每天早上，她也會做著重複的動作，在洗手盆裡放一盆冷水，然後將自己整個臉龐浸泡在水中，我看不到她的樣子，我只見她動也不動，很久很久才抬起頭。我以為這是人們讓自己的精神清醒一點的方法。

她像是有很多的時間，她沒有上班……過後我才知她是一個作家。我不知道作家的樣子是怎樣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見識到一個作家的瘋狂。有時候，她會整天呆在家中，由早到晚足不出戶，坐在沙發上，抱著枕頭，一言不發；有時候，她會突然跑出去，過了很久很久才回來。當她有靈感的時候，即使她正在浸在浴缸中，她也會撇下正在做的事，光著身子也會不停的打稿件。

不過，自從這對夫婦搬進來以後，我的生活便多了影像、多了聲音、多了氣味。一切都好起來了。

魂（六）

今天，我的心情很好，我到市場買了菜，我知道你今晚會回來。

我知道你最愛喝青紅蘿蔔湯，所以我買了青蘿蔔和紅蘿蔔，還有瘦肉，今天晚上，你可以再次一嚐我的廚藝。哈哈哈哈哈……想到你會回來，我就很高興，開心得差點在賣蔬菜的老闆娘面前笑了出來。

當電視播放六點半新聞報道時，我開始準備。我刨去青蘿蔔和紅蘿蔔的外皮，用刀切成一大塊一大塊。電視仍然開著，我聽到新聞女主播說，有一個女人割脈自

殺，又有一個男人將家中所有東西丟到屋外，還有一個老人把女兒的頭顱斬下，今天香港的大事真多。現在是甚麼世代呢？這麼多精神錯亂的人。我想你一定會這樣慨嘆。

我聽到鑰匙的聲音。你回來了，這麼快！我還未開火熬湯呢！

「老公，你回來了？」我含著笑一邊打開大門，一邊說。外面空無一人，北風正狠狠地吹向我，我感到寒冷的冬天來臨了。怎麼會沒有人的？

你不是要回來的嗎？

鏡（七）

「你為甚麼這麼晚才回來？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做嗎？」女子問她的丈夫。

男子沒有說話，靜看水從水龍頭揮灑出來。

「你很累嗎？」

「你很累嗎？」女子提高了聲線。

「你很累嗎？你累得不想和我講話嗎？」水聲吵吵嚷嚷，吵得快掩蓋了女子的說話。

「你為甚麼不理我？」

男子沒有理會她，他關了水龍頭，逕自走出了浴室。

女子的雙眼倏地蒙上一層灰，望向遙遠的窗外，沒有焦點。那種眼神竟和那位女作家有著奇異的巧合。

半晌，女子步入客廳，玻璃碎掉的聲音傳入浴室，紛紛攘攘的，我想是她砸爛了花瓶還是甚麼擺設，男子隨即暴跳如雷，他破口大罵：「你幹什麼？你知不知道你很煩擾？」

女子也以同樣憤怒的聲線回應：「我知，你外面有了人，是不是？」

男子沒有做聲。女子咄咄逼人，她道：「你不說話是默認吧！」男子仍然緊閉著嘴巴，女子嚶嚶啜泣起來。其實，現在女子流淚的次數比她笑的時候多，至少在我面前，她原本快活的臉龐也蒙上一層槁木灰。

窗外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剛剛才是清朗的大白天，轉眼間就是黯淡的黃昏。

物換星移。我過了世上幾百年，最能體會到的，就是這個真理，到了最終，一切都不是原來的樣子，萬事萬物總有它的命運——每分每秒都在轉變，在各自的軌道中有各自各的中途站。

魂（七）

「你是誰？」我問。

「你是誰？」我提高了聲線。

「你是誰？」我走前一點說。

是你，我認得你手中的小鏡子，那是我倆的信物。你一身黑色燕尾服，坐在一
個大大的行李箱上，你背向我，一動也不動，沒有說出一句話。

「你回來了？」我激動地說。你沒有理睬我，我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我衝
前要抓住你，但你依然像失去了所有感覺，沒有理會我。

你由始至終都沒有回答我。奇怪的事發生了，小鏡子轉瞬間變成大鏡子，足足
有整幅牆之大。你沒有理會我，你黑黑長長的身影逐漸走遠，你跨進了空空的鏡框
之內，不一會兒就失去了你的影蹤。

「你不要走……不要走……」我呼喚你。

你走了。

風很大，吹得窗簾也叫出聲來，呼呼的號哭著。我醒了。

天還沒有亮。我摸一摸自己的額角，我感到有點濕，冷冷的汗水在我的髮端沁
出，我只好起床，洗一把臉。

我望向鏡子，水點沿著鼻樑滑下來。我看到鏡中的人，竟然有點像你，我揉一揉眼睛，我看清楚了，那是你，那一定是你。夢中的人一定是你，你被鏡框鎖起來了。想不到是那面小鏡子，我萬料不到這面小小的東西竟然是一件邪物。

這時，天上的太陽漸漸露出魚肚白的顏色，浴室的磨紗玻璃窗也由灰黑色，轉成光亮的透明。

我走進睡房，拿起那面小鏡子，一定是它攝去了你的魂魄，我決定將它碎掉。只有摔破它，你才有重生的一天，你才有回來的一天。我知道，一開始，這面小鏡子就伺機要搶走你，它擁有懾人的可怕的力量。

小鏡子發出哀鳴，它在地上苦苦掙扎，轉了數個圈才肯停下來。我鼓起勇氣，提起腳，踐踏了它一下，它的臉裂成數份了，我小心翼翼地撫摸它的傷口，它的柄子仍然堅固，不過我知它已經失去生命了，它再也沒有法力，你的魂魄將得以釋放。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我為我的勇敢決斷而驕傲。你終於脫身了。

我等著你回來。

鏡（八）

天空灰灰藍藍，雨水淅淅瀝瀝的打在窗台上，有一搭沒一搭的，奏出蹩腳的樂

曲。整間屋子都死氣沉沉的，我暗暗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就像多年前某個雨天。

那是一個同樣陰沉的下雨天，那個獨居的女作家忽然匆促的外出了，她不理會外面的雷聲隆隆，只穿著薄薄的衣衫就出了門。出門前，她開了整間屋子的燈，就連浴室的燈也開了。她走的時候，卻沒有關掉它們。當時我心裡納罕，或許是她太孤獨了，明亮的燈光會帶給她溫暖美好的感覺，像是有人等著她歸家，有人牽掛她一樣。

女作家滿身濕漉漉回來，臉上卻很平靜，如像平日一般的她，沒有所謂的快樂與不快樂。她再一次把水龍頭開得很大，用雙手將水撥向自己的臉，然後定眼從我身上凝視自己，她雙眼發光，注視自己的臉頰，她的雙手從她自己的下巴游移，游移到眉頭、額角，一直地撫摸著，好像要認清自己臉上每一個路標，要牢記每一分每一寸。老半天，她也沒有恢復正常。她的靈魂猶如出了竅一樣，冷不防她走在我面前，忘形地笑起來，就像一頭被觸動的野獸。

今天，大雨依然猖獗地灑下，不同的是這間屋子有了別的住客。屋裡倏忽有了人聲，女子從外面回來了，渾身濕透。她準是沒打傘了。她脫掉身上的衣服，預備洗澡。她好像被雨點狠狠打敗了，不苟言笑，臉上帶點愠怒，默默地除下身上黏黏的衣裳，默默地泡一個燙燙的熱水澡。

一會，男子回來了，他也沒有帶傘外出。他的頭髮滴著水，不久以前，女子還會即時為他遞上毛巾，並且沖一杯熱茶給他，不過現在女子沒有這樣做，她若無其事的拿起毛巾，弄乾頭髮。

門外「咯咯」響，男子叩門了，他的口緊閉著，沒有說甚麼。隔著一道門，他們像隔了一個世界一樣。女子也保持緘默，只輕輕吸了一口氣，便扭一扭門門，門開了。男子走進浴室，拿了自己的毛巾；女子掛回毛巾，走出浴室。

二人在我面前交會了。可是，他們沒有談話，連眼神的接觸也沒有了。

他們一直低著頭，越過門檻，在浴室門口擦肩而過。

魂（八）

天空嘩啦的大哭起來，我沒有理會四分五裂的小鏡子，我走出屋子，我跑向那棵大松樹，麻雀與天空的摩擦、樹葉與微風的碰撞、毛毛雨與泥土的接觸，鞋子與水窪的角力，一切活現如昨。不由自主的，我踏著往昔的腳步，來到樹下，我看到自己，還有他。他的嘴巴擺著「嫁給我」的口型，他拿出一個古董銀盒子，為我戴上戒指，之後把銅色小鏡子塞在我手裡，我遠遠看見我的頭埋在他的懷裡。我的靈魂彷彿附在當年的我身上，我看不到任何東西，只有一片深黑色，我聞到衣服殘留的洗衣粉氣味，猶如我已穿起他那件甜蜜的外衣。我的心裡明明是高興的，但我的眼淚還是被感動得簌簌地掉下來，我閉著眼睛，不讓淚水奪眶而出。

那年夏天，樹上的蟬鳴特別響亮，空氣瀰漫神聖的氣氛，我就這樣答應了你的求婚。

整個晚上，我不想睡，我想你快要復活了，因為我已經再一次重遇你了，你再一次向我求婚。我的精神興奮到極點，身體像灌注了酒精一樣，我回到家裡，我在偌大的客廳中跳著舞，我的手不斷無意識地晃動，我的腳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忽然我感到有人捉著我的右手，是你！原來是你！你穿著黑色的燕尾服，你的眉頭揚起來，我凝視你的眼，不禁笑了。你的右手攬著我的腰肢，你的皮鞋隨著我

的高跟鞋開著步，我的紅裙下襬逍遙地飄著，那是婚禮中的舞蹈，我記得這是率眾喝香檳之後，我倆在宴會廳正中央跳的。天花上掛著香檳色的氣球，那時連舞步都帶點香檳的味道，我們跳得很起勁，大概也是受了香檳的氣泡影響吧！

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想不到我還有機會再跳這場圓舞。

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你終於回來了。

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我光著腳，在地上跳著，你的啡色皮鞋踏在地板上，「咯咯咯」的聲音很動聽。

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前踏踏後踏踏左踏踏右踏踏……

我的心也跳著舞，快要飛上天了。

鏡（九）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夫妻兩人都沒有同時出現於我的範圍之內。

每一天，女子依然比男子早起床，不過，她再也沒有用早餐喚醒丈夫。

每一天，男子依然會噴上性感的古龍水，只是他的動作變得公式化，手勢亦和機械人一樣。

屋子裡，我說不出失去了些甚麼，只知道男子變得沉默，女子變得寡言。我過了一個多月靜靜的日子，我的工作又變得沉悶而無味。

終於有一個早上，女子正在扭開水龍頭的時候，男子朝她丟下一句話。

「我們分開一下吧！」男子說。

女子沒有作聲，她很冷靜。

女子木無表情，讓剛才洗臉的水一點點的墜落在洗手盤裡。半晌，她才把每一隻字從口裡吐出來：「好，那我搬出去，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了。這一生我都不要再見你。」她像明星在戲劇裡說著台詞，認真而冷靜。

我好像看見她的嘴角微微的晃出詭異夢幻的微笑。

她垂頭觀察在洗手盤裡的水點，她會聯想到甚麼嗎？

女作家離開之前，她也是這樣的屏息靜氣，看著洗手盤的液體，往那個看不見的小孔裡鑽，我覺得她們像有著心靈感應一樣，雖然她們事實上並沒有關係，充其量也只是住過同一間屋子，照過同一面鏡子罷了。

女子走了。臨走的時候，她再一次環顧整間屋子的擺設，其實她是帶有留戀的，她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深邃的眼睛裡透出了幾點淚光，像天上的星星，不過那

些星星始終沒有隕落，女子是堅強的。

後來，男子也搬走了，這間屋將會有新的主人。

有無數的人來過這間屋子，只是離開的時候，他們都各有各原因，沒有人記得當初為甚麼會在這裡。日出日落，雲聚雲散，每一天我都這樣平淡地過活，只要有人，我們鏡魂就有了生命。

或許有一天，我也會乘風歸去，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找回鑄造我的工匠。

過了幾天，經紀帶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來看房子，她望著我入了神，好像找到了同類似的。

魂（九）

早晨的天氣特別溫暖，我隱約的聽見窗外的麻雀在叫，很吵。我被牠們吵醒了，我發覺我的身子剛剛壓著你的手臂，但你卻依然輕輕的打著呼嚕，就像小孩子一樣，我不自覺的對著梳妝台的小鏡子笑起來。

我想起你說過，你喜歡小孩子，要我至少生三個小孩，你還說要兩男一女呢！我說，這是一個「黠」字，兆頭不好，而且我也才不會嫁你呢！

我勉強撐著惺忪的眼睛，拿著牙刷，然後把水龍頭開得很大，弄得水花四濺，

我的精神便一下子抖擻起來了。我把水潑向臉龐，用毛巾稍微抹一抹便昂起頭，我發現自己最近那兩個黑眼圈已經減退了一點點，真好！可能近來睡得比較好吧！

我想起來了，你有著大大的黑眼圈，你有著濃濃的黑眉毛，你有著幽幽的黑眼珠。

我到廚房弄早餐，和平常一樣，我開了火煮炒麵，那是你最喜愛的食物，那我暫時當起一個「家庭煮婦」吧！我記得你說過，你小時候媽媽最愛弄炒麵給你當早點，直至長大成人，你的口味還是沒有改變。

我還記得你說過，小時候你媽媽最愛弄炒麵給你當早點，直至長大成人，你的口味都沒有改變。你又說，你媽媽叫初菊，你媽媽去世時，你送了一堆初秋的白色菊花給她。你又開口說話了，你抱著我的肩頭說，你很喜歡我的名字，又問為甚麼我不叫阿囍，這樣才能一雙一對。

我聽見客廳中有拖鞋的聲音，我在廚房裡拉開嗓門，對你說：「你起床了吧？噯，快點刷牙洗臉。」

我買給你的拖鞋是咖啡色的，因為你說過你喜歡咖啡色，喜歡咖啡色的襯衣、咖啡色的褲子、咖啡色的領帶、咖啡色的襪子，還有咖啡色的皮鞋。

出面沒有動靜，我走進客廳，看見你徒手抓起碟上的炒麵放進嘴裡，我禁不住說：「你不要偷吃……你很不衛生……快點刷牙啊！」

我的腦裡忽爾閃過「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句話，這樣我便記起我握過你的手——你的手掌很大，手指很粗，常常不剪指甲，而且你的掌紋很深，很有歷史的質感，仿若青銅器的花紋。

「不要緊啦，一會吃東西也會弄髒吧！」你機靈的回答，就像聰明的猴子。

「不可以啊，快點快點快點……你今天要上班的哦，還不快點？」我裝作軍隊的司令，滿正經的，你乖乖就範，走進浴室。

我記得你的生肖屬猴。我對你說過，你的耳朵也像猴子一樣，兜著不羈的風……你聽了，笑得掩著肚子。

我將筷子放得好好的，怎麼磨蹭這麼久也不出來呢？我好奇的踏進浴室，我從後環抱著你，我踮著腳，我把臉湊近你，往你的下巴摩娑。我說：「今天你的鬚也刮得挺乾淨的。」說完，我不經意的笑了笑，你也笑了。

四周愈來愈暗，我的眼瞼很疲累，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想洗一把臉，好讓自己清醒一點。浴室的燈熄滅了麼？那面殘缺了的小鏡子在水龍頭旁邊安靜的躺著，血在洗手盆裡凝著，如像盛開的玫瑰，可惜玫瑰有刺。我的手腕有著麻痺的感覺，小鏡子的玻璃嵌在我的脈搏上，像星星的碎片。

我的眼皮逐漸垂下來了，我的身體軟弱無力。

鏡子裡終於再浮現了你的臉，到了天下最幽暗的境地，我才看得一清二楚。

我看見的你是我自己。

---全文完---

後記

「詠樺，也許你將來可以當一個作家。」何老師跟我說。雖然是訓導主任，但他並沒有一般訓導主任的功架，他不是一個兇惡的老師，反而有著中年儒者的風範。我記得那是中三的事情，那年時間過得特別快，要讀的科目也特別多，說真的，那時課堂教的東西我實在記不了多少，但唯獨何老師的一句話，我卻放在心上。後來他離開了我就讀的中學，我的心仍然緊緊的抓住這一句話。

中四至中七是茫茫無知的歲月，沒錯，那時真的有無盡的知識灌注入腦袋中，但那時除了課堂擬題應試的習作外，我並沒有多少機會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不過，我慶幸我還有機會遇上好的中文老師，岑老師是我中六、七的文化科老師，她不時鼓勵我寫作，若果不是她，或許我現在讀的不是中文系，可能從此和寫作絕緣了。

上了大學，自由多了，寫作、寫自己的東西也開始多了。起初我自恃中學的中文科成績不錯，心想我離「作家」的目標不遠矣。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我發現我寫小說習慣用很多情感性的描述，反少有情節的規劃，結構亦偶有散亂的情況出現。很多時候，我的思緒就像脫韁的野馬，不知跑到幾多丈遠去了。幸虧我有機會跟陳德錦老師、梁秉鈞教授「學藝」，更成為王璞老師的「入室弟子」，我終於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且學會用更好的方法說故事。

本小說是我第一次寫的最多字數的小說，寫作過程當中遇到不少困難，最大的障礙是缺乏靈感。靈感這東西真的很奇妙，當你想它的時候，它偏偏千呼萬喚也不出來，但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時候，例如你準備 present 的時候、逛街的時候、甚至預備睡覺的時刻，它卻會排山倒海洶湧而出，每每當我想用筆寫下的時候，它又「嗖」一聲消失，來去無蹤，欲覓無從。

幸好，靈感在壓力底下，也無法不被逼迫出來了。而我這篇作品亦終告完成。在此，我首先要多謝王璞老師，我真幸運，可以做您的「末代嶺南弟子」，希望老

師離開嶺南後，在上海好好享受「候鳥作家」的生活。

另外，我要多謝我的母親，雖然她從來對我的作品沒有多大意見，但我相信我對文字的敏感是遺傳自她的，多謝她賦予我一雙會執筆寫作的手。

還有是我的好朋友們，寫作過程中我的情緒有過幾次低潮，多得你們的支持，我才能撐下去，友情從來都是心照不宣的，在此不贅言了。

寫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日

凌晨十二時四十五分